

中国新文字问题讨论集

一

河南教育廳小叢書第一種

中國新文字問題討論集

第一輯

河南教育廳編輯處印行

1929

中國新文字問題討 論集編輯前記

編 者

教育是立國的根本，文字是教育的工具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一切文物制度，都是隨着時代而演進的，文字更不能例外，所以文字革命，並不是怎樣可驚異的事，乃是必需的推進文化之關鍵。

我國教育不普及，文明不進步，雖然是多方面的關係，但是主要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所謂『文字障』。

漢字是缺點，此地不用贅述，不過漢字之有改革必要，是無可懷疑的！

本廳爲引起一般人對於新文字問題之注意起見，曾在河南教育半月刊上出了一個專號，現在又感覺到一般人所以不注意新文字問題，固然多由於安常習故，積重難返，專爲目前而不爲將來，而另一原因，就是缺乏討論新文字的專書，以供研究，所以特地又把討論新文字的文章，搜輯起來，刊行專書，以供大家研究之資料。

本書之編行，既爲研究資料計，所以兼收並蓄，無所軒輊，只要是比較有價值的，都收集在內。

本書編輯非常倉卒，且編者所見有限，難免有遺漏疏忽之處，尙望熱心新文字問題諸同志，時賜指示，以便增刪，是不獨編者之幸，亦全國之幸也。

——18,7,31——

中國新文字問題討論集

目 錄

編輯前記	編 者
漢字革命	錢玄同
中國新文字問題	杜子勁
廢止中國字用拼音文字	彭學沛
中國字應當怎樣改革	傅 均
改革漢字的意見	傅 均
書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後	吳稚暉
國語羅馬字與簡字	陳先奎
發起簡字運動臨時宣言	陳先奎
改革漢字的一個提議	楊端六
中國字改革的具體方針	陳登暉
中國文字改革的管見	赫 芬
改革中國字問題	李作人
我亦一談改革中國字	企 重
談談文字的改革	吳健民
中國新字的商榷	吳南凱
創製標準文字和地方文字	勉 之
簡字運動概況	陳先奎

漢字革命

錢 玄 同

一

距今二十年前(戊戌變法時代和它的前後)，中國有人感覺到漢字的難識，難記，難寫，不是一種適用的工具，應該另造拼音文字：如沈學，盧懋章，蔡錫勇，勞乃宣，王照……諸人，都曾經發表過『中國該有拼音文字』的主張；並且他們自己都製造過拼音字母。但是他們却又發一種議論道。『漢字太高深了，太優美了，它只是有力治學的人們適用的文字；至於那些知識低下或不識字的人們，是沒有使用它的福氣的，我們應該可憐他們，另外製造一種粗淺的拼音文字來給他們使用。』所以他們一面雖然主張中國該有拼音文字，可是一面又趕緊聲明道：『我們並不主張廢棄漢字的！』照他們這種議論，好比說：『魚肉雞鴨雖是適口養生的美品，但它們只是有錢的人們的食物；至於那些鳩形鵠面的苦人，是沒有吃它們的福氣的，我們應該可憐他們，另外製造些窩窩頭，雜合兒麵來給他們充飢』。我想，他們要說那樣的話的原故，或者因為社會上那些骸骨之迷戀者』太多了，要是明目張胆的說一聲『不要漢字，』恐怕有人要來胡鬧，未免使得拼音文字的推行上發生阻力，所以姑且『虛與委蛇，』也未可知。如果是這樣，自然要算別有苦心。

但是我們應該知道：他們說那樣的話，是不合理的；他們那種苦心，也是誤用的。人們對於社會上的無論什麼事物，如果發現了它的毛病，覺得非改絃而更張之不可，那就應該明目張胆的鼓吹革命：對於舊的，盡力攻擊，期其破壞，消滅，對於新的，盡力提倡，期其成立，發展，這才是正當的行爲！要是既想改革，又怕舊勢力的利害，於是做出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樣子，說上許多不痛不癢的話，對於四面八方一律討好，希望做到什麼『妥協』，什麼『調和』的地步，那是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；不但沒有好結果，而且還要發生『是非混淆』，『新舊糅雜』的壞現象！老實說，這樣『灰色的革命』我很是反對的。

而且還有一層，用那種不正當的手段來鼓吹革命，是很難得到效果的。試拿『古文革命』這件事作個比例，便可以明白了，對於從前所謂『古文』，覺得它不是記載思想事物的適用工具，應該改用白話來作文章，這也是二十年前的老新黨所早見到的。但他們也是用不正當的手段來鼓吹革命，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論調，和對於『文字革命』的論調一樣。可憐鬧上二十年，得不到一些效果？必須要到1917年（民國6年）陳獨秀作文學革命論，胡適作建設的文學革命論，高張『文學革命軍』的大旗，聲討舊文學，帶了檄文，露布，炸彈，手槍，機關槍，四十二生的大砲，浩浩蕩蕩的殺奔『古文巢穴』中去，於是那些『城狐社鼠』才一溜烟逃的無影無蹤，而國語的新文學才得成立。用『古文革命』的經過來作『漢字革命』

的參考，便可知道我們若認明漢字的不適用，覺得表示國語的文學非用拼音不可，則惟有響響亮亮的說「漢字應該革命？」對於那『骸骨之迷戀者』，拚個你死我活，毫無妥協的餘地。如此，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。

這二十多年中，也有幾個明目張胆聲討漢字罪惡的人，最早的是那『思想界之彗星』譚嗣同。他的仁學中有幾句話道：……………又其不易合一之故，語言文字，萬有不齊；越國即不相通，愚賤尤難遍曉。更若中國之象形字，尤爲之梗也。故盡改象形字爲諧聲，各用土語，互譯其意，朝授而夕解，彼作而此述，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爲一。

譚君這幾句話，雖然不是專論漢字，但却是宣布漢字罪惡的第一聲。後來新世紀週刊中，吳敬恆，諸民誼，李煜瀛……………諸人，對於漢字，都曾施過很劇烈的攻擊。1919 新潮雜誌第一卷第三號中，有傅斯年的一篇文章，題目叫做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，它實是『漢字革命軍』的第一篇檄文。

這兩年以來，因爲國語文學的勃興，注音字母的推行，教育有普及的要求，學問有提高的必要，於是大家漸漸注意到漢字革命這個問題上來了。我覺得這是極好的現象。

我敢大胆宣言：漢字不革命，則教育決不能普及，國語決不能統一，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，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，新學問，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

，很自由的用國語寫出。何以故？因漢字難識、難記，難寫故；因僵死的漢字不足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；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；因有漢字作梗，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。

漢字應該革命的理由，說的人已經很多了。我想，除了迷戀骸骨的，保存，（或維持）國粹的，衛道的和那些做『鴛鴦』，『蝴蝶』，『某生』，『某翁』的文章的『文丐』『文娼』們以外，只要是心地乾淨；腦筋清晰的人們，總不至於再發無理由的反對論了。但對於『漢字的應否革命』或者可以不生問題了，而對於『漢字的能否革命』恐怕還很有人懷疑。我以為這個疑團是極應該從早解釋的。

所有『漢字能否革命』的問題，換言之，就是『國語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』的問題。我對於這問題的解釋的結果，現在先報告諸君一聲：從漢字的變遷史上研究，漢字革命，改用拼音，是絕對的可能的事。

二

要解決漢字能否革命，國語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，應該從漢字的變遷史上來研究。

有人說，『歐洲文字是拼音文字，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』，這話是大錯的。漢字的中間，固然有一部分是象形文字，但這類象形文字在漢字的全體中，只占了最少的一部分。

漢字的造字方法，據東漢的班固，許慎，鄭衆諸人

所說，共有『象形』『指事』『會意』『形聲』『轉注』『假借』六種，名叫『六書』，東漢人對於學古的研究，是很粗疏的；這六書的分類，本不甚精當，然大體却無謬誤。我們現在既不是專門研究文字學，則不妨就利用這六書的分類來說漢字在構造上的變遷。

在說明『六書與漢字變遷』以前，先要把象形文字占漢字全體一百分之一之的話交代明白：

東漢以前的古字，據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所記，共有九千餘字。但許氏所根據的，只有戰國時秦國的史籀篇（史籀篇是秦文，係據王國維的史籀篇疏證之說。）中的『大篆』和秦漢兩代的『小篆』，此外便是西漢末年劉歆假造的『孔壁古文經』中的假古字了。至於戰國以前的真古字，直到宋以來許多鐘鼎出土，才把周文發現了；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湯陰的龜甲獸骨出土；才把殷文發現了。這後世發現的殷文周文，和說文所記的秦文漢文，很有許多不同的。但它們的不同，大部分是寫法的不同；例如一個『魚』字，只要畫成一條魚的樣子，隨便怎樣，都可以的，所以鐘鼎和甲骨中的『魚』字的異體雖多，實際上仍和說文中的象形的『魚』字一樣。以外有些字是小篆寫錯的，例如『射』『甫』二字：射，本作𢇛，象手彎弓射箭之形，小篆形誤作𢇛；變為從『身』從『寸』了；甫，古『圃』字；本作𡩺，象田中生蔬菜之形，小篆形誤作𡩺，變為從『父』從『用』了。這類的字也還不多。至於說文所無而發現於鐘鼎和甲骨中的字，則為數甚少，我們若專門研究文字學，自然應該從鐘鼎甲骨講起。現在粗略

的說，則根據說文，也未嘗不能說明漢字從原始時代到許慎以前的變遷之大概。

說文九千餘字中，據王均的文字蒙求所列，則——

象形字，264個；

指事字，129個；

會意字，1252個。

除此以外，都是形聲字了。象形字和指事字，都可以算作象形字，在說文中只有 393個，占說文字全體僅二十三分之一，說文以後的文字，形聲字占了最大多數，會意字極少，至於象形字和指事字，除了「傘」「明」「凸」等三數字外，簡直沒有了。說文以後，文字日見增加，經過了一千六百年光景，到乾隆修康熙字典的時候，共有四萬餘字。這 393個象形文字在康熙字典四萬餘字之中，不是占了全體一百分之一嗎？那麼如何可以把『象形文字』這個名詞來賅括漢字的全體呢？

六書是造字的六種方法，這六種方法，不是一時成立的，是逐漸增加的。由這逐漸增加，便可証明漢字有三千年以前早已有離形就音的趨勢了。

『象形』和『指事』的分別；大致是這樣。象形是專就一件實物來依樣描畫；指事則用點，畫，圈，鉤之類來作某類某類的事物的記號。前者專指一物；後者包括一切。說文序中舉◎☽(日月)爲象形字之例；舉二(上下)爲指事字之例。日月二字就是畫太陽和月亮，這是不用詳說的。上下二字中的長畫，係假定爲一個標準東西，上下二字中的短畫，係假定爲有標準東西的上面和

下面的那件東西：是『在上』和『在下』的意思就表示出來了。若從造字方法的笨滯和靈活上研究，則指事這種方法比象形還靈活一點，或者指事字的發生比象形稍後，也說不定。不過指事字並不能脫離象形的面目，所以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稱爲象形文字，（說文中解釋指事字的形體，往往說爲『象形。』）

象形的方法是描畫實物的形體，但遇到無形可畫的字，這個方法就不能用了。指事的方法雖然比象形靈活一點，但專靠幾種簡單的筆畫，決不能表示複雜的意思，而且形體太簡單了，更難發揮，應用這種方法造字，還比象形更難；所以說文中的象形字有264個，而指事字只有129個，還不到象形字的一半。

象形和指事兩種方法歸到『此路不通』，於是不得不拋却象形字的面目來造會意字了。會意的『會』字是『合』的意思，『意』就是『意義』。會意是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來合成一個字，（起初當然是合象形字和指事字，後來也有合會字意的。）把這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合成義來表示這一個合成的意義。例如合『人木』兩個字爲一個休字，合『刀牛角』三個字爲一個『解字』，合『日出收米』四個字爲一個『暴』。（收，音ㄅㄨˋ，即拱之古字，棒也。𣎵今作暴，即曝之古字。（這種的字義結合，全憑造字人的主觀的意思而定：如可以休息的地方很多，而造字人則用『木』來做代表；可以解剖的東西很多，而造字人則用『牛角』來做代表；可以晒晾的東西很多，而造字人則用『米』來做代表。至于道德上的名詞如『止戈』

爲『武』人言爲『信』，『人二爲』仁，『皿囚爲』罍之類，則更是全憑造字人主觀的意思來製造了。會意的方法，大概是由指事擴充而來的。指事比起象形來。已經有了一點主觀的色彩，但尚不能全脫客體的形象；會意則純任主觀的意思造字了。那麼，會意字應該稱爲『表意文字』，『決不能稱爲象形文字。』

用會意這個方法造字，雖比象形指事稍微自由一點，但也很容易鬧到『此路不通。』譬如那鳥獸、草木，山川的別名，固然不能用象形指事的方法，却也不能用會意的方法。又如一種動作或一種狀態，因爲些微的不同，便須分爲許多字，這豈能一一造會意字呢？到這時候，造字的人便『福至心靈』起來了，知道表意的方法還是不行，只有改用表音的方法了。因爲未有文字，先有語言，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號，語言對於某事某物用某音表示，則文字也可以用某音表示。這時候，象形，指示，會意的字，綜計起來，已經造了一千多個了；語言中常用的音，這一千多個字中一定包含得很不少了：於是就用這一千多個字來作注音字母而造出一種形聲字。（後來形聲字也作注音字母用，並不限於這一千多個象形，指事，會意字，）形聲字的『聲』，是表音的符號，可以稱爲『音符』。實際上就是那時的注音字母；形聲字的『形』，是表義的符號，可以稱爲『義符』，例如『江』、『河』二字，古語稱長江曰『工』，稱黃河曰『可』，因即用『工』、『可』兩字來作『江』、『河』兩字的『音符』；江和河都是水，因又用『水』字來作它們的義符。漢字自從有了

這個方法，於是由表義而趨向到表音的方面來了。

義意相近而有些微不同的，固然應該分造許多字去區別，還有那一個意義因地方或時代不同而變了讀音的，這也不可沒有區別；區別的方法，自然也只有添造文字。於形聲之外，又別有轉注這一種方法。例如甲地讀『謀』字之音如『某』，『所以用『某』字作音符；乙地不讀如『某』而讀如『莫』，『於是改用『莫』字作音符而添造『謨』字。又如『父』，『母』兩個字，在述說時讀爲『ㄇㄨ，』『ㄈㄨ，』而稱呼時則變爲『ㄇㄩ，』『ㄈㄩ，』於是就添造『爸』，『媽』兩個形聲字。『父』，『母』都是象形字。）諸如此類，都是一義化爲數音而造成數字的。這便是轉注（說本張炳麟），——就文字的形式上看，轉注還是形聲；但就『一義數音卽造數字』這一點上看，可知表音文字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了。

轉注雖因音變而字也跟着變，却還未曾脫離義符；如『父』，『母』之音變爲『ㄇㄩ，』『ㄈㄩ，』不就拿『巴』，『馬』兩個字來表示，還要加上『父』『母』作爲義符。後又覺得這方法還不便利，因爲（1）聲音轉變，層出不窮。——製字實在麻煩得很；（2）副詞，前置詞，接續詞，感歎詞，助詞等等，很難得到適當的義符；（3）古代傳授學問，因爲寫的工具不便利，大都是『口耳相傳』，這是只能記住語音。不能記住字形的。……既有這種種原故，於是毅然決然的舍義而專來表音。只要聲音對了，無論寫那個字都行。

換言之，就是對於許多同音字，不問它們是象形字，指事字，會意字，形聲字，轉注字，也不問他們中間的形聲字和轉注字是什麼義符，凡同音的字，都可以任意亂寫，凡聲音略有轉變，就可以以寫他字以明其音。總而言之，對於固有的文字都作為注音字母用，這更是假借。說文定假借的界說道：『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。』這話尚未能包括假借的全體。『本無其字』的固然只要假借一個同音的字便得了。就是那『本有其字』的。也不妨隨便寫一個同音的字；所以『飛鴻』可以寫作『蜚鴻』，『歐陽』可以寫作『歐羊』，『憔悴』可以寫作『蕉萃』，『髣髴』可以寫作『放物』，漢字到了用假借字，便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了。

照這六書發生的次序看；可知漢字是由象形而表意，由表意而表音，到了純粹表音的假借方法發生，離開拼音，只差一開了。

假借這個方法，發生於何時呢？現在所見最古的真正古字；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，這中間已經有假借字了。如借『𣎵』為『察』，借『唐』為『湯』，借『果』為『嫫』，借『鳳』為『風』之類。那麼，假借方法的發生，至遲也應該起於殷代。後來周代的鐘鼎文字中間，假借字更多了。中國學術的發生，萌芽於春秋，極盛於戰國；最古的文學作品是詩經，最古的歷史是尚書，其次便是春秋，這幾部書，都是從那個時代流傳下來的；因為傳寫之人不一，所以彼此異文甚多，這些異文，什九都是假借字，看陳喬樞的四家詩異文考，段玉裁的

古文尙書撰異，趙坦的春秋異文箋等書，就可以知道。其他如周秦諸子。史記漢書，漢碑等等；觸目都是假借字，試把吳玉搢的別雅，錢大昕的聲類，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諸書隨便翻檢一下，也可以得其大概。從晉到唐，這種寫假借字的風氣仍是很流行。我們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，知道六朝時候經書的本子彼此異文甚多，有那近來常常發見的六朝寫本和唐寫本的書籍，同樣一篇文章，寫的互有不同，和現在通行的本子相較，復多違異，此外如南北朝，隋唐碑碣，墓志，造象等等；其中引書用詞，字形歧異的更不可僂指。這裏面固然有些是由於傳寫有錯誤，致文義有異同，但大部分却都是字音相近而字形不同的，這就是那時候文字多用假借的証據。宋元以來，書籍有了刻板，一印就是幾十幾百部，大家所看的本子都是一樣的，某義寫某字，都依着書上寫，於是寫假借字的風氣漸不行於所謂『士人』的社會了；而那些什麼『士人』，看見別人寫假借字，便要罵他是『寫白字。』但是這種禁令，不過是『士人』自己定了來束縛自己罷了。若就全社會而論，這寫假借字的風氣，直到現在，還是很流行。你看：

藥方上寫『人蔘』作『人參』，『生薑』作『生姜』北京的書店掌櫃寫書籤子，『漢書』作『汗書。』蘇州的燒飯司務開火食賬『百葉』作『百叶。』戲單上面的『文武帶打』作『文武代打。』飯莊門口的『修理爐竈』作『修理爐皂』

此外如『銅圓』作『銅元』，『麵包』作『面包』，『義』作『又』，『幾』作『儿』，『……真是數說不盡。——這都是假借字呀。在那班『士人』看來，這『生姜』，『汗書』……都是『白字』，『應該改正的。但是你們要改正嗎？很好很好。請你們索性澈底的改正一下子吧。殷代的甲骨，周代的鐘鼎，其中的文字太難懂了，且擱起不談。你所尊信的什麼孔聖人刪定的（？）什麼經書（？），其中『白字』很多哩，請你們趕快改正呀！還有什麼漆園，什麼三閭，什麼盲左，什麼廢遷，什麼曹大家，什麼蔡文姬，什麼姓韓的，『文宗』，什麼姓杜的『詩聖』，什麼……什麼……，他們的文字中間，『白字』也很多哩，也請你們趕快改正呀！你們更是搖頭擺手的說。『不行不行！那不是白字，那是假借的字呀！』那麼，你們說，『生姜』『汗書』……是白字，要來改正它們，我也要對你們說，『不行不行！那不是白字，那是假借字呀！』

我要奉告大家：中國從殷代以來，早已有了離形表音的文字了，早已有一種未曾統一而且不甚簡便的注音字母了三千多年，不來將它統一，將他改簡，已經是不圖上進了。乃竟還有人要來閉着眼睛，胡說八道，什麼『正字』，什麼『白字』的鬧個不休：他們連這一種粗陋不完備的注音字母都還不許人家自由使用：這真是『在時間的軌道上開倒車』的行爲了！他們這種行爲，若使伊尹，傅說有知，亦當竊笑於九原之下！

既把固有的象形指事，會意，形聲，轉注各種文字

都作爲注音字母用，那麼，它們只是一個表音的記號了。既做了表音的記號，則原來的形體自然沒有保存的必要，爲書寫便利計，筆畫自以簡少爲宜。所以殷代的甲骨文字，就有將字體改簡的：如『羊』字本作，簡之作；『與』本作，簡之作；『𠂔』本作，簡之作之類。周代的鐘鼎文字，比例更多。後來秦的大篆變爲小篆；小篆變爲隸書，隸書變爲草書，都是將文字的筆畫逐漸改簡。

因爲原形沒有保存的必要，所以隸書楷書（楷書就是隸書，不過用筆不同罷了。它們的不同，與玄秘塔和鄭文公碑，表忠觀碑和玄秘塔的不同一樣。）對於原形，大施破壞。你看：四方的太陽（日），長方的月亮（月），四條腿的鳥（鳥），一隻角的牛（牛），象形字不象形了；𠂔字作𠂔，𠂔字作𠂔，指事不知所指何事了；武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，𠂔字作；𠂔字作